

历经99天,穿越四大洋,绕地球一圈,青岛“独臂船长”徐京坤登顶“海上珠峰”——

“没有无法抵达的彼岸,我和我的船正在路上”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任晓萌

法国当地时间2月18日8时08分,“SINGCHAIN 中国梦之队海口号”驶入法国旺代省莱萨布勒多洛讷港,越过了2024—2025旺代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的终点线。

来自青岛平度的“独臂船长”徐京坤,成为全世界第100位完成这项伟大挑战的船长,也是历史上首位完赛的中国船长。

从出发到归来的99天19小时06分钟11秒、27615.93海里的旅程中,徐京坤穿越四大洋,抵御住狂风暴雨,在风浪中3次单手爬上近30米高桅杆修理设备,午夜时分趴在船尾维修液压发电机命悬一线,到港前五天因电力系统故障濒临退赛……历经“九九八十一难”,他最终实现了自己跨越18年的梦想。

抵达终点那一刻,欢呼声与掌声此起彼伏。“我们做到了!We did it!”徐京坤站在甲板上振臂高呼,用力挥动着右手和半截左臂,向岸上熙攘的人群致意,也向那个不认命、不妥协的自己。



■徐京坤身穿一件名为“长卿”的明制汉服,站在2024年旺代环球帆船赛起航线上。



■徐京坤冒着风浪爬上桅杆更换绳索。

“这是我人生中最伟大的一次探险”

每四年一届的旺代环球帆船赛,一直是航海运动的终极挑战,选手们需要独自驾驶无动力帆船,从法国旺代省起航,途经好望角,环绕南极大陆,跨越合恩角,再经由南美海岸返回法国,绕地球一圈。航行全程不能靠岸,没有外援供给。

在这场被称为“航海界珠穆朗玛峰”的漫长又孤独的环球航行中,失败是概率事件,成功才是奇迹。从1989年赛事创办至2024年,仅有84人成功完赛。

徐京坤第一次对“旺代”产生憧憬,是在18年前。

“2007年,我作为中国残疾人帆船队员在美国罗德岛训练。在一家游艇俱乐部,我无意间看到一本航海杂志,封面上正是一艘旺代环球帆船赛IMOCA赛船。”时至今日,徐京坤仍然清楚地记得与“旺代”的初次结缘。

“看到我的第一眼,我就感觉IMOCA赛船太梦幻了,它就像是一艘宇宙飞船!”正是这“惊鸿一瞥”,在刚刚接触帆船的徐京坤心里造了一个梦。

尽管向往,但当时的徐京坤清楚地知道,“旺代之于我,宛如一个‘天方夜谭’般的存在。但它仍然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。”

2012年,徐京坤驾驶一条船龄25年、自己改造的报废帆船“梦想号”,从青岛出发,航行4500海里,创造了“首次单人独臂无动力帆船环行中国海”的世界纪录。也是那次远航,让徐京坤第一次实现了远洋航行的梦想。

2015年,他又闯进世界顶级单人航海极限挑战赛MINI TRANSAT,成为世界上首位单人不间断跨大西洋的“独臂船长”。

在一次又一次挑战中,徐京坤与航海的牵绊越来越深,心底那颗梦想的种子,也在一次次风浪历练中积蓄着破土而出的决心和力量。

2016年,徐京坤被旺代环球帆船赛组委会邀请参加启航仪式。站在码头,目送一艘艘IMOCA赛船起航的那一刻,徐京坤发疯一般声嘶力竭地呐喊。

“我其实是一个很含蓄的人,但那天,我感觉自己梦想被点燃了,心底冲出来一个声音——未来有一天,我一定要让中国人的名字刻在旺代奖杯上。”回忆起那段往事,徐京坤仍然感觉振奋不已。

携妻子耗时三年、航行3.4万多海里,完成了中国人首次双体帆船环球航行后,徐京坤觉得“时间到了”。“这是我人生中最伟大的一次探险,而且我是离这个目标最近的人,如果我不做,未来二三十年也许都不会有中国人来触碰这个赛事。”徐京坤说。

随后的日子里,徐京坤马不停蹄开启了自己“旺代中国梦之队”计划,找赞助、筹预算、买赛船、准备积分赛……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。

在他之前,旺代环球帆船赛没有中国人参赛的历史,甚至,组委会还争论过“非健全选手能否参赛”,毕竟这场赛事赛程艰难,对选手各方面要求苛刻。

在瞩目与质疑中,左臂残疾的徐京坤最终迎来了理想主义者的胜利。

2024年11月10日,徐京坤身穿一件名为“长卿”的明制汉服,站在2024年旺代环球帆船赛起航线上。“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宣告——曾经被遗忘的中国航海传统已经被再次唤醒,中国人的航海精神正在被传承和发扬光大!”他说。

“在前进与后退之间选择了前进,颤抖着双腿也执着前行”

“狂风在耳边咆哮,巨浪不断拍打着船体,整个世界仿佛变成了一片灰色与白色的混沌。我能感受到船在挣扎,每一次迎向浪头都仿佛被狠狠地击中,但我知道必须继续向前,因为生命悬于一线。”英国船长Pete Goss在《逆转风帆》里,回忆1996年参加旺代环球帆船赛时写道。

当现实中的惊涛骇浪迎面而来,只会比文字描述更加令人胆寒。

徐京坤曾遭遇最高风速达65节的风暴,“整个人像在滚筒洗衣机里”;南大洋可怕的“波峰尖锐”甚至“上下颠簸”的杀人浪,把他从船的一侧丢到了另一侧;液压发电机支架被海浪拍碎,加厚的碳纤维支架被海浪撕开,徐京坤只能在大风里探出半个身子,站到船尾外面去完成维修……

“航海的一大特点就是无论准备得多么充分,都会不断遇到问题,容不得你有半点虚假和懦弱存在。”回忆起这段旅程,徐京坤坦言,“也有一些时刻,差点要放弃。”

“赛程第27天,舷外撑臂上的一根固定绳索被磨断了,没办法,只能爬上29米高的桅杆,趴在一艘直径不过10厘米上下的杆子上,穿针引线更换绳索。”徐京坤说。

因为问题棘手,他连续两次爬上桅杆都没有解决,风浪中剧烈摇晃的桅杆还让他身上多处受伤,淤青、擦伤、割伤的痕迹遍布全身。

“太难了,真的太难了!”在他自己拍摄的航海日记镜头里,这个坚毅的青岛汉子忍不住情绪崩溃、嚎啕大哭。陪伴他的却只有呼啸而过的凛冽海风。

哭完之后,徐京坤还是第三次爬上桅杆,并最终解决了问题。

到港前5天,正值元宵节,帆船电力系统突发故障,导航设备濒临瘫痪,“这种情况下,我很难撑过第二天。”徐京坤第一次感受到了退赛的压力。

风雨交加中,徐京坤被迫关闭所有非必要电源,仅靠着头灯的微弱光线,“爬”向船尾最危险的地方反复维修液压发电机。30多节的大风里,海浪一次次将赛船抛起,“海水就在咫尺之间,稍不留神,就会将我吞噬。”

所幸,他和他的赛船最终又重新回到了赛场。

在近100天的孤独航行中,问题和挑战像连绵不绝的海浪源源不断涌来。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,徐京坤总是凭着本能般的勇气与力量,在每一次与浪峰的对抗中、每一次黑暗里寻找生机的抉择中,绝境逢生。

“哪有那么多的无所畏惧,不过是在前进与后退之间,选择了前进,颤抖着双腿也执着前行。”徐京坤在自己的船长日记中写道。

“即使在悬崖边上,命运也不应由别人主宰”

在英文中,单人航海叫single-handed,没有人比徐京坤更完美地符合这个定义。

12岁时,淘气的徐京坤被鞭炮所伤,失去了左手前臂。尽管他不断尝试接受这种不完美,很快就做到了单手系鞋带、单手骑自行车,甚至安慰家人“我的手要是不出事,指不定得给你们惹多大祸呢”……但周围嘈杂的声音似乎不停宣告着,他的人生被烫上了“废人”的烙印。

“人生上半场的命运像在悬崖边上。”谈及年幼的时光,徐京坤说道。幸运的是,没过多久他就加入了残疾人田径队,“运动成为支撑我生活的方向和乐趣,也让一种信念在我心底慢慢萌芽,即使在悬崖边上,我的命运也不应由别人主宰。”

2008年北京残奥会,国家第一支残疾人帆船队向他伸出橄榄枝。靠着坚毅和勤奋,这个来自平度大泽山脚下小乡村的男孩,作为中国残疾人帆船队选手驶进残奥会赛场,并跻身前十。

航行的梦想一旦被点燃,便阻挡不了星星之火燎原之势。2008年残奥会落幕后,中国残疾人帆船队解散,但“不认命”的徐京坤在思量再三之后,依然决定继续自己的航行梦,甚至生出要环球航海的决心。

“航海的时候,我就觉得船变成了我的手,变成了我的翅膀,变成了我的一身盔甲。”徐京坤说,航海改变了他看世界的方式,船为他补齐了生命中的那一角缺口。

经常有朋友问徐京坤,“单人航行会不会感到孤独?”

在混沌与诗意交织的南大洋午夜,月亮如一盏孤灯,悬挂在无边的深蓝之上。“当你看到这月色美景,却无人可以分享时,心底也会生出一丝刺痛的孤独。”徐京坤在航海日记中这样回答。

除了孤独,单人航行路上,独臂的限制也让很多事情难度加倍。“海上航行的时候,右肩的旧伤缠人。不过,我已经找到了方法,先把膏药撕开一个角,倒着贴在摇把下面,蹲立靠近,用力靠着摇把底座揉搓,虽然贴得还是不太平整,好歹贴对了地方,还挺结实。”在航海日记镜头里,徐京坤笑着演示自己的独门诀窍。

就像熟练地自我疗愈一样,更多时候,徐京坤能在海上独处中找到一种自在。翻看岸队提前准备好的“礼物盲盒”,与意外飞到甲板上的信天翁“对话”,欣赏罕见的“熊猫海豚”专场表演,甚至是用被海浪拍到船上的“一条鱿鱼‘外卖’”为自己做一份鲜美的方便面汤头……

当然,这份自在从容背后,是徐京坤坚定地知道有人在支持,“在我都一度怀疑前方是否有路的时候,他们比我还坚信,让我不再怀疑。”

徐京坤依然清晰地记得,驾驶着帆船驶入莱萨布勒多洛讷港的那一刻,岸边,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者拿着标语和海报,用欢呼与喝彩欢迎着归来的“中国船长”,“我知道,那一刻,是徐京坤个人挑战的终结,却是中国航海梦想的新起点。”

旺代之旅结束后,徐京坤回到了自己航海梦想扬帆的起点——青岛。走进青岛大学图书馆报告厅,回到自己的小学,向家乡的孩子们讲述自己的“旺代故事”。“我想告诉孩子们,未来的道路有很多种,我的人生只是众多完成人生的方式之一。”他说。

“青岛是一座充满航海基因的城市,这里涌现出很多优秀的航海人。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故事,影响更多的孩子,给他们造一个梦,造一个‘英雄梦’,让他们有更强大的目标、更强大的信念。”宣讲结束后,徐京坤向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心愿。

正是这种信念,支撑着徐京坤如勇士般迎接

一个又一个未知的挑战。如徐京坤所说,“没有无法抵达的彼岸,我和我的船正在路上。”



■在旺代环球帆船赛过程中,极端天气、孤独、身体极限、技术难题,让徐京坤经历了“九九八十一难”。



■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者用欢呼与喝彩欢迎着胜利归来的“中国船长”。



■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报告厅,徐京坤向家乡的年轻人讲述自己的“旺代故事”。宋沁妍 摄

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本人提供